

天空灰蒙蒙的，乌云在头顶慢慢地聚集着。

你快点要得不?还要赶回来见一个大客户呀。宝马车在乡间小路上慢腾腾地爬着，强子抱怨车开得太慢，对司机吼道。

天还没亮就被电话吵醒，父亲说母亲病得厉害，想见一见他。强子立马联系好医院和护工，马不停蹄地向乡下老家赶去，他想好了，自己实在太忙，很少关心乡下的两位老人。这次把多病的母亲接到城里，在最好的医院住院治疗。

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回到了老家，一眼看见母亲在门前的凉椅上半躺着。父亲陪在旁边说着什么。一声喇叭响，父亲扭头看见正下车的强子，低头说道，老婆子，你么儿回来了。

母亲一下子站起来，完全没病的样子。惊喜地喊了声，强儿!几步走到强子面前，一把抓住他的手，喃喃道，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好了。

妈，这么冷的天还在外面做啥。语气有些责怪母亲。

知道你要回来，她非要坐在地坝里等你，都大半天了，我劝不走她。父亲赶紧解释起来。

你病怎么样?快上车，我把你拉到市医院去住院治疗。强子说着把母亲往车上拉。

谁说我要住院了，我哪来的病，这不是好好的吗?母亲甩开强子的手，两手从自己头上慢慢往下一捋说。

老爹不是说你病得厉害吗，我一回来就没病了?强子还是不放心的。

强儿呀，不说你母亲病了你能回来吗?从你当了啥子老总的这些年，回来过几次?一年一两次，也是丢一大堆东西或者拿点钱给我们就跑了，从没有在家过一次夜，更别说陪我们这些老家伙了。父亲数落着强子，声音听起来却有些悲悯。

爹，不是不想陪你们，是实在太忙了，没办法呀，强子说。

莫说那些了，你爸忙了一上午，准备了饭菜，马上就吃了，母亲劝道。

“爱拼才会赢——”正往屋里走，一阵乐音响了起来，强子打开电话。喂，李

总，你到了?我在乡下，马上回来，我们一起吃个午饭，再谈合同的事。转过身对母亲说道，妈，我走了，有个生意要谈。

失望，母亲晴朗的脸暗淡了下来，径直走到躺椅上坐下，闭上了眼睛。

你能不能不走?陪你妈吃顿饭，歇一晚上再走吗。父亲请求道。

不了，现在赶回去陪一大客户，老爹，那是钱啊，这笔生意做成了，够你们做几十年庄稼的，强子坚持要走。

走就让他走吧，没有他我们还不一样过日子吗?母亲仍旧闭着眼，对父亲说。

强子顿了顿，数落起来，接你们到城里去住，你们不去，喊你们不要种庄稼，你们不听，累病了又来麻烦我，又不是没给你们钱用，都是自己找罪受。

强儿啦，话不能那么说，我们两个老家伙，从小就生活在大山里，一旦离开了这里，还过得有味道吗?父亲一句话说得强子开不了腔。

是，老太爷，你是对的，我不强求你跟我到城里住，可你也不该扯谎骗我回来呀，我还不是一天忙到晚。好一会，强子回应说。

你就不能放下生意陪陪我们两个老家伙吗?父亲回应道。

陪你们，那生意跑了怎么办?

你一天能挣多少钱?父亲平和下来，轻声问道。

不一定，有时多，有时少，平均三到五千吧。说到收入，强子有些自豪了。

那好，你等到。父亲话未落地，人转身就进了屋。不一会，手里拿着一大叠钱，来到强子面前，一把塞到强子手里，大声说道，这是五千块钱，我买你一天!

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不声不响地落在每个人身上，强子仿佛觉得自己赤身露体在冰天雪地中……



小小小说

村妇

只要看到酸枣树，看到漫野的油菜花，或夏日疯长的黄瓜架，就能看到村妇。要不就到清碧的荷塘边，村妇常在那里濯足或采荷。

村妇爱穿一件碎花上衣，挽起裤管，露出白里透红的小腿，从村里走向村口，又走向山岗和田野。日复一日，做着乡间屡见不鲜的事。

村妇总爱说乡里乡亲的话，“大伯吃饭了没?”“庄禾浇水了没?”“杂草乱从铲除了吗?”“苞谷齐腿高啦”。不刻意，不修饰，没有软言细语，没有矫情和张扬。

天空碧蓝如黛，草滩油绿可人，新雨细润如丝，村妇不知欣赏，更不曾想做一身壮巾的旗袍，粉色服饰，顶多出门干净一下眉眼，只顾没白没黑地忙事情。

村妇就是村妇，以村为家，影子整日飘忽在村子里。总喜欢和脚踏实地的牛对话，和温顺的羊聊天，和吵吵闹闹的鸡鸭鹅有拉不完的家常。村妇似乎与巧舌斑斑的鸟没感情，与摇曳身姿的墙头草各不相干。

村妇不南北远行，总在或弯弯西来，或弯弯北去的羊肠村路上往复。脚步匆忙明快，心思藏在了村子和田野

南岳，借春风的手勾勒梦幻(外一首)

□谭长海

阳春三月，精疲力竭的寒风如散兵游勇，还躲在树枝草窠间喋喋不休。而一粒粒嫩芽却迫不及待冒出了头，就像那些水中唧唧觅食的鸭儿早已熟知了季节的征候。

对旧事物，性急的樱花率先举起反抗的拳头。

在房前屋后，涧边溪头，日夜呼啦啦挥动义旗。

直到嗅出杏花粉，桃花红，李花白，以及漫山遍野青色逼人的刀锋，方才打坐闭关。

为羸弱的春天秘制强筋壮骨的灵丹。

在南岳，随便一棵高大挺立的苍松或翠柏。

都是川东游击队员矫健的化身，无论走走。

多少个寒暑，依旧痴情不改地守护着这片热土。

那些啾啾燃烧的油菜花啊，分明就是当年虎南暴动的阵阵呐喊，在山坡上浅丘间，潮水一般恣意蔓延。一阵风

就占领一片高地，又一阵风就擦开了一方百鸟齐鸣、乱花迷眼的朗朗青天。

看，在玉祖、在文峰、在旋顶、在天保一湾湾塔罗科血橙、青脆李、花椒树在春风中手舞足蹈，遥相呼应，共商如何把传承千年的烟花、爆竹制作绝技。

嫁接成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鼓点，让南岳的春天五彩斑斓，高潮不断。

洞察春天的几种方式

春光何时啄破了树的甲冑，冬天又于什么时候集体转场。

鸟儿忙着筑巢引伴，白云临水托腮，顾影自怜。小草性急，忍不住努嘴瞪眼。

——嘘，天机不可泄，杨柳赶紧摇头、摆手。

拖着犁铧的黄牛偏不信邪，一声长啸四蹄一迈，开始跟残冰死磕。

在月亮湖边，头发花白的老蔡对着湖面唱着帕瓦罗蒂的《今夜无人入睡》。沉浸于歌唱中的老蔡，对周围的一切，仿佛浑然不觉，以至于那些侧目而过的行人，还以为他是地地道道的疯子。

我认识老蔡。老蔡常到湖边唱歌，我居住在月亮湖边，所以无论是油菜花开的春天，还是在霜花盈袖的冬季，我都有机会听到他的高亢明亮的美声。老蔡是知名的声乐教授，是男高音。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他去北京排演过普契尼的歌剧，轰动了整个小城。

现在，蔡教授越来越落寞了，这是我在和他的交谈中发现的。他说热爱美声的人越来越少了，能欣赏美声的人找不到几个。蔡教授说：“许多人只好把美声唱法民族化、通俗化了。当然，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关键的问题是，你把美声唱法民族化之前，要先掌握美声的歌唱技巧。”

“音乐首先需要欣赏者的素质，欣赏者的素质提高了，音乐才有市场。”有一天闲谈中，我这样对蔡教授说。显然对我说的“市场”两字非常反感，他默不作声了。我安慰老

蔡：“当然，音乐的纯粹性是要放在第一位的。”蔡教授有点冲动，他的声音提高了，他说美声不应该在歌舞演出中，不应该在开业典礼上，而应该在剧院中。蔡教授说着，眼神黯淡了下来：“现在，即使在剧院中，美声给你来的掌声也是稀疏的。那好，我就唱给大自然听。”

就这样，蔡教授常常一个人对着浩淼的湖面唱歌。他曾想把他的美声唱法传给他的儿子，要把他熟悉的并享受着的那种快乐传下去。这有点家传的味道。但令他更加失落的是，他的儿子对他的美声唱法不屑一顾，坚决地去开个电脑公司，从而远远地远离了蔡教授带给他的“噪声”。

蔡教授经常回忆起在北京排演普契尼歌剧的情景，那个荣耀如同流星一样，瞬间即逝，现在他已经看不到它的光芒了。于是，他产生了把他的美声唱法传给他的孙子的念头。他对我说，他要从孙儿出生的时候抓起，激发他的音乐天赋，让他热爱音乐，热爱美声。他要把那种不可言说的唱法技巧传给他。我忽然想到，蔡教授就像一个拥有独门秘方的郎中，千方百计地要把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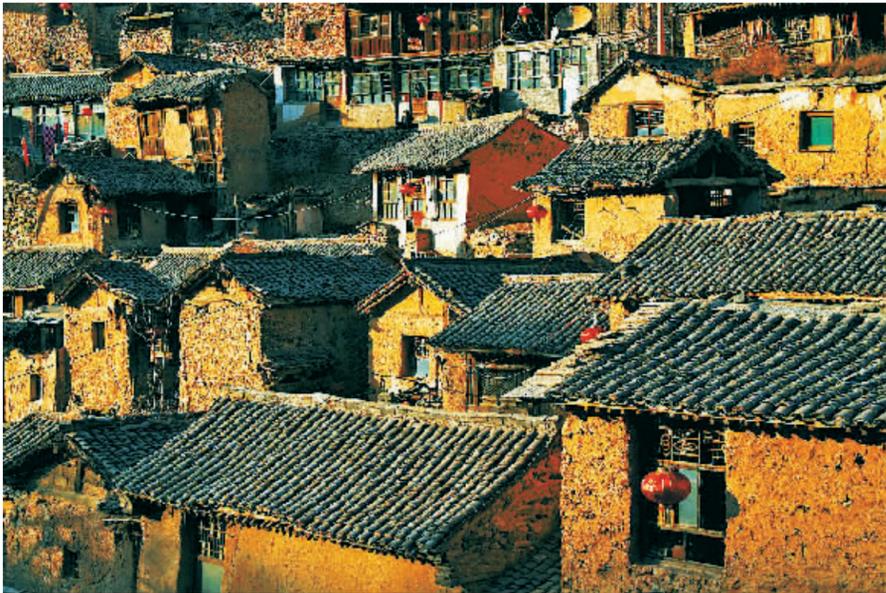
秘方子子孙孙传下去一样。

那一天，我正在医院值班，蔡教授抱着他刚刚出生几天的孙子，推门进来。他急切地说：“王医生，你看孩子，他的听力有没有问题?”

医院在新生儿出生后，都要给新生儿做一次听力筛查的，让那些有着听力障碍的孩子早点得到治疗。显然，刚刚蔡教授的孙子没有通过听力筛查，所以才急着来找我。我重新给他做了一遍，还是没有通过。糟糕的是，42天以后的复查仍然没有通过。

我对蔡教授说：“孩子恐怕是要戴助听器了，三个月后，再复查一次，要是严重的话，要做人工耳蜗。”说话时，我显然从蔡教授的眼里看到了一种绝望，这种绝望像水一样弥漫开来，而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水中一动不动的雕塑。

从那天起，在月亮湖边，我再也没有见过头发花白的蔡教授的身影了，也没有听过他那高亢的男高音了。在这以后的油菜花开的春天，或者寒霜盈袖的冬季，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从此月亮湖似乎少了点什么。



错落有致

(白英 摄)

家有小女

家有小女，年方十四，楚楚动人，聪明可爱，很是招人喜欢，想想她成长的点点滴滴，幸福感油然而生。

十四年前，我们夫妻俩掰着手指数，计算着预产期的临近。由于我们当时居住在乡镇，听从亲友的建议，妻子早早地来到我们小县城最好的医院住院待生。可小东西就是不听话，预产期到了，却不见动静。打针、输液、吃药，好几天过了，才有一点点动静。经过医生的诊断，决定剖腹产。

送妻子进产房，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经过大约两小时的折腾，手术室的门打开了，医生抱出了一个婴儿，对我说：“母女平安!”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仔细关注怀抱中的女儿。一头浓密的头发，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脸蛋红扑扑的，这就是将陪伴我一生的女儿!刚出生几天，女儿昼夜哭闹不停，经仔细查看，眼内有血丝，经多方医治用药，现在我还记得用的是熊胆眼药水，女儿的眼睛才慢慢好转。直到现在，我的女儿有一个眼睛视力不是很好，我想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吧。

女儿从小是我的母亲一手带大。女儿两岁半的时候，我们就把她送到幼儿园。刚开始母亲不同意，说年龄太小，会哭。我问女儿：“想去读书吗?”女儿很高兴地答应了。上午兴高采烈地去了学校，下午回来，却哭得像个泪人儿。母亲说算了，怪可怜的，长大些再读。第二天，我还是坚持要母亲把她送到幼儿园。回家后，听母亲说，一到幼儿园，就把她送进了教室，女儿在教室里哇哇直哭，泪水巴巴。母亲在教室外偷偷观看，也泪水濛濛。我听着心酸了，现在的小孩肯定知道上学读书是最苦的，想当年我是七岁半才发蒙读书。慢慢的女儿爱上了幼儿园，爱上了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爱上了读书学习，不时还能带回一张奖状、几个奖杯，向我们炫耀，索要奖励。

对于女儿，我不敢有过高的奢望，只要她开心快乐、健康成长就好。记得有年寒冬，深夜十二点，母亲一阵急促的呼叫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穿衣，披了一件外套，蹬着拖鞋，抱着昏迷不醒、脸色苍白、全身抽搐的女儿，直奔医院。深夜，寒风

中，车很少，我焦急地呼叫等待着出租车，稍后赶下车的妻子带着哭腔喊着，“宝宝要坚持住!”好像此刻的时间停滞不前，两三分钟的等待，却是特别的漫长。终于，一辆出租车把我们迅速地送到医院，检查诊治，开了针药。回家后，女儿又反复发作，惊恐不安的我们又赶紧把她送到医院。经历此事后，我对女儿不敢再有过的奢望，只愿她身心健康，茁壮成长，学有所得，自食其力。

为人父母，第一要事，每餐喂饭。从女儿呀呀学语、蹒跚走路时，我们家就形成了一个规矩，每餐一碗饭，雷打不动。在外面可以吃零食，但是回家后也要吃一碗饭。有时女儿胃口不开，吃饭像上刑一样艰难，只有变换花样，连哄带骗，讲寓言故事，吃了白菜像白雪公主一样漂亮，吃了萝卜像小白兔一样聪明，喝了排骨绿豆汤身体长得高，拿一百万我也不卖一厘米身高给别人……招数使尽，最后一招——“黄荆棍下出好人”，家中随时备有一根篾竹条。如今，女儿长得比她妈妈都要高一截了，也不枉我们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女儿每一次的成长，每一次的进步，都是对父母的鼓励和慰藉。天下父母心，谁不愿自己的子女出人头地，出类拔萃，可是又有几人能成人中灵杰。我不去规划她的人生，不去规划她的道路，只是给她提供一个健康成长的平台和基础。什么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一概而论，完全抛于九霄之外。从她第一次的卖萌微笑，第一次的呀呀学语，第一次的蹒跚学步，第一次的画画写字，第一次的奖杯奖状，第一次学会关心体贴别人……每一次的成长，每一次的进步，我们都谨记在心里，暗自欣喜，这都是对父母付出的回报和鼓舞。

女儿有时也任性，也要犯错，怕受惩罚还会掩藏证据，掩藏得不干净有时又把我们逮到。睡觉偷看漫画书，上厕所偷看手机，写作业偷看书，放学后偷买学校门口的小零食，偷偷上网打游戏看电视，遭父母打骂后会发脾气会生闷气……总之，大错误没犯，小错误不断，在父母的心中以上这些都可以忽略不计。我想要女儿知

道，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做了什么错事，父母是你的倾诉对象，记得家是你的港湾，父母是你的靠山。我们也许会骂你会揍你，但我们爱你，我们永远与你站在一起，共同探讨疑惑，共同面对生活。

女儿慢慢长大，我们却慢慢变老，父母与子女之间也存在鸿沟。我们在没经过她同意的情况下，把她带到人世。我们没有父母资格证，没有上过父母培训班，一点点摸索，陪着她长大，有欢乐，有泪水，有懊恼，有苦闷。打骂过后，想到自己曾经给她委屈和误解，我就非常自责和心疼。我常对自己说应该给她更多的好，更多的爱，更多的耐心。生活是现实的，现实是残酷的，注定绝大多数人是平凡的人，普通的人。只因我们自己都是平凡的人，又何必强求自己的子女要成为不平凡的人。

时常与妻子交流，现在，女儿还粘在我们身边不愿离去，时常围绕在我们面前调皮、亲热、任性、顶嘴，晚上睡觉要我们陪睡，出去玩要要我们陪玩。再过几年，翅膀硬了，她就要飞了，我们全天相守在一起的机会不多了。嗯，好好珍惜现在，趁着今天，我们还当着她的24小时贴身护卫，多关爱她，心疼她，教育她，鼓励她!

我想对女儿说，你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希望的寄托，健康成长、开心快乐是我们对你最大的期望!你要记住，你永远是父母最大的骄傲!

金山游

□周开璋

新真诚邀游金山，高速乡村道路宽。木兰姐妹踏青去，氧吧看房松林间。

(通江与达州地缘相近，山水相连。初春，达州市木兰拳活动站北岩寺分站应邀赴通江县文峰乡金山颐养中心参观。这里，阳光明媚，林木葱郁，空气清新，不失为一个避暑避喧嚣、养身养心养老的好地方。)

编辑：何晓丽
主编：廖晓梅

2017年4月21日 星期五
dzrbshk@126.com 2389342-407